

餃子的味道



人生在線

楊不秋

周末在街市竟然買到了兩小把茴香，實在是太令人驚喜。在香港生活了這麼多年，好像還是第一次買到。茴香在香港大概是餐桌上的稀客，因其濃郁且特別的香味，和主打清淡的廣東菜有點格格不入。我即便是喜歡吃，也講不出除了拿茴香調拌餡料做餃子、餛飩、包子、餡餅之外，還有什麼其他的吃法。

一回到家就捲起袖子，準備好好給自己包一頓餃子。包餃子的手藝，在大部分北方人的家庭都是代代相傳。我們家傳到我這一代已經不能算太正宗，但總歸還是可以囫圇包起來的。和麵調餡擀皮包捏成形再煮熟，一套齊活，我媽大概可以兩小時內全部搞定，而我恐怕就要四小時不封頂了。

包一場餃子，久站不坐，好像也是在健身。全程都在和媽媽視頻直播，她還能偶爾指點一二，當然大部分時間還是在抱怨我的動作怎麼那麼磨磨嘰嘰不利索。

和麵不難，但是麵團的軟硬卻並不好把握，全憑感覺。說起要領，我一個不嫌和麵麻煩的朋友曾經精闢總結：麵多了就加點水，水

多了再加點麵。竟讓人覺得和麵也是個哲學問題。說起拌餡，不得不提一個山東朋友，他媽媽包的餃子特別好吃，求着打聽秘訣，原來肉餡都不是純豬肉的，是三分之一豬肉，三分之一雞肉和三分之一蝦肉。再接下來的擀皮填餡包餃子，沒什麼特別的技巧，反正也都是熟能生巧。就算擀不出酷炫的荷葉皮，平均厚度的一張皮子也不怎麼耽誤口感，皮薄餡大才是關鍵，這又在分分鐘檢驗着麵團的柔韌度和餡料的黏度。

包好的餃子，可蒸可煮。如果對薄皮信心不足，可以考慮蒸餃，幾乎不會遇到破皮漏餡的尷尬。水煎餃大概也好吃，但我忌諱多油，也覺得麻煩，從未試過。北方還有一種酸湯餃子的吃法，就是在煮好餃子之後再澆上一碗酸辣湯，在寒冬或者沒什麼胃口的日子裏，應該是一劑良方。最傳統的水餃，吃完還能再來一碗「原湯化原食」的餃子湯，一點也不單調寡淡。

蘸料雖然不是主角，但也不能馬虎，要不然怎麼會有人為了一口餃子醋去包一頓餃子



◀包餃子。

作者供圖

呢？浙醋、白醋、甜醋可都不太建議，以香醋、陳醋為佳，如果家裏有臘八醋，那就無敵了。

包一頓餃子耗大半天，吃一頓餃子卻不消半個鐘。南方人一定很難理解北方人為什麼喜歡麻煩着費這麼大勁只為吃幾個餃子，究竟餃

子裏有什麼神奇的味道。我也是到了自己能從頭到尾包好一頓餃子之後，才體會到這些繁瑣的講究背後，每一處都飽含着代代相傳的竅門和秘笈，以及濃到化不開的親情。

餃子的味道，不僅僅是餡料和蘸料，更是家的味道。

猶作青春自在行

——賀龍婉芸先生百歲華誕

吳國欽

一

化雨春風情意切，
高風亮節人嘆絕。
青山綠水長相伴，
短小詩篇讚未歇。

二

百歲光陰傳正聲，
心香一瓣為衆情。
風吹浪打等閒事，
猶作青春自在行。

（註：中山大學中文系十月二十三日舉行
龍婉芸先生百歲華誕慶祝活動。）

墨 秋

秋日是有水墨感的。

那些落下來的樹葉，枯黃焦乾。連同這個季節豐收的芝麻，芝麻葉也有帶着油脂的乾香。

土地新翻了，曬一曬，在這個晚秋。

發黃的蚂蚱和螳螂從新翻的田裏跋涉而過，這秋日的長征。

這是一個公平的季節，人與昆蟲、草芥都在走向成熟。

水漸漸在溝與湖的邊緣矮去半截，是為秋水。水更清澈一些，遠離了夏日喧囂和浮躁，水草和黃泥纖毫畢現。水在岸邊留下的印痕，銀白色，像是宣紙打翻的洗筆水被漫漶的紋路。

儘管還沒有到山寒水瘦的時候，但也算墨秋。秋天，可不就是一幅水墨？

與蕭索的冬日不一樣，冬日可謂焦墨，秋日則鮮活許多，天地之間，濃淡焦枯皆有。遠山近水，草木魚蟲，各有各的意趣在，在冬日這幅水墨中。儘管不似夏日那樣豐滿飽滿鮮艷，但筆筆老辣，更接近純粹了，或是純粹。

純淨容易，純粹難。純粹需要一個濾去沉渣、激濁揚清的過程，純淨似乎一遍可以完成。因此，純淨是一種狀態，純粹則是一種過程。

田野裏的每一種生態都在這個過程中。

荷塘裏，亭亭淨植的荷，被一場場秋風吹得逐漸枯黃，焦枯之荷更有趣，水墨色中呈現着一種寥落美。這是自然而然而的美學，與戰場後的刀兵和倒下的人群是兩碼事，這是衰老之美。忘了是誰說的，沒有白髮的祖母是可怕的。等量代換，秋日裏沒有枯萎的荷塘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快落霜了，落霜後的芝麻葉，會從油綠變成酷黑，像是那種存放了五年以上的老壽

眉。經霜的芝麻葉可是美味，洗淨了，與雜麵條同煮，皖北人稱之為「芝麻葉下鍋」，如此做成糊塗麵，越煮越香，越吃越上癮。煮好的雜麵條放在那裏，暗褐色的一碗，上面有零星的黑褐色，撒上蒜黃，就是最跳的色彩了，也是一幅水墨。

舊時，每每深秋，田野裏就有包着頭巾的中老年女子，她們，有的裹着腳，拄着拐杖在田野裏遠望，那是一片她們勞動過多年的土地；也有稍微年輕一些的女子，並不裹腳，在田間，拔幾隻蘿蔔，刺幾根菠菜，提着，在薄霧的清晨，沿着鄉間阡陌朝家走。

時間若是再早一些，田剛蒙蒙亮，人跡罕至，田間會有黑狗，在田野裏撒歡覓食。此刻，常有野兔出沒，黑狗這廝，最愛攆那些野兔，故而，鄉間有俚語曰：狗撵兔子，多管閒事——黑狗是幹了黑鷹才做的事。

只是近些年，田野裏黑鷹絕跡，黑狗也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城市裏抱回來的泰迪、比熊、柯基等之類的洋犬，牠們養尊處優，才懶得撵兔子，老鼠都不管不顧。

在台北故宮博物院，看到北宋名僧惠崇畫的《秋浦雙鴛圖》，秋香沙鳥，水草枯荷，嶙峋石根，鴛鴦文禽，在紙本設色之中，極簡且空濛，如秋日山水圖卷，一眼望見，似可感秋風莊嚴，秋水微瀾，心底裏生出無限的風雅來。

墨色、墨香，與秋天、秋景，搭配得如此渾然天成。故而，稱之為「墨秋」。

在這樣的秋天裏，在老城的某處院子裏，鋪開書案，寫幾個大字，吃一盞老白茶，登高遠望，莽蒼與煙靄遠遠織出來的天際線，也是水墨一樣的存在。



HK人與事

鄭凱迎

文華里是上環一條小徑支路，南北走向，自海旁的干諾道中至文咸東街，經過德輔道中及永樂街，共長四百米，北段自干諾道中到德輔道中段那是車路，而南段自德輔道中到文咸東街，是車不能駛過的行人路，這行人段的文華里，兩旁盡是刻章製印的排檔，也因其服務質性被稱為「圖章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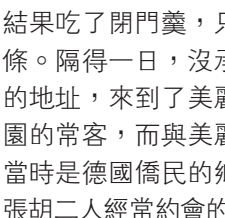
印章雕刻技藝早在二〇一四年納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的傳統手工藝類別。早於二〇〇五年西泠印社社員鄧昌成寫了一篇《香港篆刻發展史》，詳列香港篆刻家及其師承；在二〇一六年一家機構組織了大學同學就市區重建對周邊行業影響研究，向文華里的商戶作調查訪問，紀錄了其歷史發展，出版了一本《餘印，餘章》的小冊子；此外，由一位大專生撰寫的文章——《夕陽下的文華里》，亦獲大學校園評為得獎作品，記載了這段集中印章雕刻店舖的文華里，篆刻技藝有幸地未被淹沒於時代激流中。

早在一九二〇年，這裏聚集不少從事圖章雕刻的藝匠，主要是與中環商貿及上環進出口運輸業務有一定關係，商貿契約憑據需雙方確認，公文往來簽名以外印章是重要證明。香港最早的印社「藝一印社」於一九四九年更在商業核心地區的同文街開業，不少名家在此掛單；目前文華里有二十四家圖章排檔，按調查訪問的口述歷史，早年在附近設有圖章工會，向需要的店主及藝匠提供食宿，到了農曆三月二十八日師傅誕，他們多參與聯絡感情，分享業務訊息。

傳統上稱印章雕刻為篆刻，源於兩千年前的戰國、漢朝年代，由傳世及出土文物得知，當時的印章質地多以金屬為主，有金、銀、銅及鐵質地，其中以銅質居多，由工匠鑄造，亦有鑿刻的急就章，印章的功用是身份認證，由官方職位至私人名字皆有，出土的更可確定墓葬主人身份，輔證歷史；大部分的印章包括早年以古籀文、大小篆文及以繆篆、鳥蟲文入印。玉質印章較為罕有，全依靠雕刻方式完成，以作身份識別，官方用途為主。

以石為印材自元代開始，明代劉績

在上海戲劇學院看話劇



如是我見

陸小鹿

梧桐掩映的上海華山路充滿了藝術人文氣息。朋友來上海，我特地約她在華山路六百二十號見面，那裏開了間書店：上戲藝術書店。巴洛克風格的半圓形陽台，高高的羅馬柱，最搶眼的是門楣及窗櫺的色彩，青青的綠色怡人養眼，讓人不禁聯想起芭蕉綠、荷塘綠。書店一隅的咖啡吧，黑白色的棋格地磚，牆上掛着電影海報：《霸王別姬》、《魂斷藍橋》……半弧形的咖啡椅也做成了綠色，蕩漾着水草般的清新。上戲藝術書店的開辦方，即是隔壁六百三十號的上海戲劇學院。

我約朋友在此見面，自是有所用意的。朋友是張愛玲迷，上戲附近的美麗園曾是胡蘭成的居所。當年，胡蘭成在《天地》雜誌上看到張愛玲的小說，驚為天人，問蘇青討來張愛玲的住址，翌日便去常德公寓拜訪，

結果吃了閉門羹，只從門洞裏遞進去一張字條。隔得一日，沒承想張愛玲竟按照字條上的地址，來到了美麗園。從此，她成了美麗園的常客，而與美麗園接壤的上海戲劇學院當時是德國僑民的鄉村俱樂部，也因此成為張胡二人經常約會的地方。

在書店裏小坐片刻之後，我和朋友一起來到上海戲劇學院。上戲校園的草坪上，隨處可見藝術大師的雕塑：中國話劇創始者弘一法師，美國戲劇之父尤金·奧尼爾，還有莫里哀、雨果……

如今，上海戲劇學院裏常有話劇、舞台劇上演。我們此行的另一目的，是去上戲端鈞劇場，觀看導演系和舞美系畢業生的實習劇目《大漠飛鴻·常書鴻》。在大學校園劇場裏觀看畢業生的實習劇目，這在我們是第一次，因此感到格外新鮮和好奇。被譽為「敦煌守護神」的常書鴻，上世紀三十年代曾留學法國，是一個頗具天賦的畫家新秀，後來為了報效祖國，放棄優越的生活條件和工作環境毅然回國，投身於敦煌藝術研究保護。

學生們查閱了不少資料，服化造型基本還原了當時的年代和環境，雖然個別演員表現還略青澀，但瑕不掩瑜，整台演出效果可算不錯。也讓我明白，一個正式登上舞台的演員，前期的努力肯定不會少。

看完演出，朋友問我：「假如張愛玲和胡蘭成還生活在今天，你覺得他們會不會常來上戲校園裏看戲？」我答：「那是必然的，難道劇院不是最適合情侶曖昧的地方嗎？當然，前提是還要住在美麗園。」這是開了個小玩笑。不過，我確實相信倘若他們仍健在，一定會去上戲喝咖啡看戲的。甚至我還給他們安排好了活動路線：從常德公寓散步到美麗園，再去上戲藝術書店喝咖啡、吃點心，然後攜手去上戲劇場看戲。

想到這裏，我和朋友說，我們現在就去美麗園裏轉轉，然後一起走到常德公寓，複製一份想像中的張胡戀愛路線，是不是蠻有意思？

上海，的確是一座能隨時連接歷史玩出花樣的城市。

▲文華里排檔。

作者供圖